

走過硝煙的歲月

馬共部分中級干部訪談錄

雷陽 編著

走过硝烟的岁月

马共部分中级干部访谈录

雷阳 编著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走过硝烟的岁月

编著：雷阳

ISBN: 978-983-3782-99-4

Copyright ©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出版：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Email: sird@streamyx.com
Website: www.gerakbudaya.com

出版日期：2010年4月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陈智宏

排版与封面设计：Janice Cheong

印刷：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雷阳

[Zou guo xiao yan de sui yue : Ma zhong bu fen zhong, gao ji gan bu
fang tan lu]

走过硝烟的岁月：马共部分中级干部访谈录 / 雷阳编著

ISBN 978-983-3782-99-4

1. Communists--Malaya--Interviews.

2. Communists--Malaya-- Biography. 3. Communism--Malaya--History.

4. Malaya--History. I. Title.

324.259510922

走过硝烟的岁月

序言

《走过硝烟的岁月》这本口述历史，记录了十位平凡人的不平凡生命历程。很具代表性的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面貌以及思想感情，同时也描绘了同时代许多人的生路。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以及为什么要走这样的一条路。

因为这本口述历史的记录者、书写者、编者雷阳本身也是本书主人翁的同路人，也有其不平凡的人生历练。因此写起来生动活泼，细致入微。本来是平铺直述的故事，经过编者的深化和展延，以真挚的思想感情贯串着每一个故事，可读性就更高了，也让读者更受感动。

阅读了这本口述历史，令人感到极大的震撼和深深的沉吟，同时也少不了悲凉与哀叹。

书中人物有些是一生在硝烟中渡过，有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才走进硝烟。读了他们的故事你会感到时代的残酷与壮烈，对故事的结局感到悲凉与哀叹。

从他们的故事中，你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经历了抗英战争后期苦难岁月，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南下突击队的极端困难——他们面对的是围剿、饥饿、杀戮、死亡、伤残、疲累、背叛。可以说他们是走进了死亡，又从死亡中走了出来。这些经过了生与死的人们，他们所承受的折磨与痛苦，是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但他们也在折磨与痛苦中真正的感受到人生的意义、欢乐与悲伤。这也是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到的。

人生的道路，如果没有崎岖曲折；没有苦难与折磨；没有欢乐与悲伤；没有理想与实践；没有成就与失败；没有挑战与战斗，那是多平淡与乏味的人生。

虽然说要选择一条怎么样的人生道路，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个人是受到时代与现实的制约，每个时代都会有潮流与趋势，都有其社会主导意识，都会有其客观现实。这一切都在影响与制约人们的选择。

人活着或者人的一生，不只是求生存、求温饱、求和平安宁，更重要的是要活得有意义，有尊严以及平等与自由。自古以来多少人就是为了这一切而进行抗争，不惜牺牲生命与任何代价。

一般的人都在希望过着和平、稳定及与世无争的一生。但是，在一个仍然存在压迫欺侮、歧视、不平等、不公正、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现实里，你除了抗争——抗争可能令你失去和平、稳定的生活——那就只有自愿或非自愿的成为良民、顺民，生活得没有尊严和权利。

今天的中东，在巴勒斯坦、黎巴嫩、阿富汗、伊拉克那里的人们对人生会有怎么样的选择。能以个人的意志为选择吗？即使他们选择做良民与顺民，也未必能保命，更遑论和平安宁的生活。我们必须理解在上述国家为什么有不止息的，各种形式的抗争运动。

书中的主人翁们在日本法西斯侵略马来亚时期，以及后来英殖民主义者重新殖民统治马来亚时期，他们面对的是屠杀、残害、监禁、压迫、欺侮、剥削。在当时的客观现实下，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逆来顺受，做良民、顺民、被奴役；一是为了人的尊严，奋起反抗。他们做了第二个选择，他们胜利的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赶走了英殖民统治，他们更为了实现一个民族、民主、平等、自由、进步的国家而继续、坚持奋斗，直至一九八零年代末。

无论是受到时代的制约，或当时的客观现实所使然，他们自愿或非自愿的选择了这样的一条极端崎岖，走过生与死的人生道路，然而他们是意识清晰的，无私的把他们的生命、青春奉献与集体的

理想，人类的大爱，为了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而奋战一生。

令人感到悲凉与哀叹的是，这一群人以及他们的那一场坚持了数十年的抗争运动，其结局并不完美，运动所追寻的终极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这一群人在极端崎岖曲折的人生道路上走了一大圈，现在又面对了新的选择：是回归平静，重新过着平民生活呢？还是再出发，来一次人生再造，拥抱新一代，重新溶入新的抗争运动。当然这新的选择肯定受到各自生活环境和客观现实以及主观条件所限制与制约。

无论如何，历史引发了那一场抗争运动，而抗争运动又改变了历史和创造了历史，同样的，那一群参与运动的人们，是时代和历史把他们塑造成坚忍不拔的战士，而他们又改变和创造了历史。

虽然运动没有取得完满的终极成果，但运动的过程，却改变了客观现实，推进了我国民主、进步的社会发展。正是抗争运动以及参与运动的人们的奉献与牺牲，让我们今天能够享有局部的民主、自由。

1989年《合艾和约》结束了四十年的武装斗争，这只能是抗争运动的局部总结。整体抗争运动仍在持续，也必须持续，因为我们的国家、社会，仍然存在着压迫、剥削、欺侮、歧视、滥权、贪污。抗争运动的现实意义是为了实现一个真正民主、进步、科学的现代化社会，让人们享有和平、自由、平等、公正权利。

《走过硝烟的岁月》是一部历史纪实，告诉你曾经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珍贵参考资料，可让年轻一代知道上一代人走过的道路，可让新一代政治工作者和社会运动参与者了解过去的政治斗争状况并作为经验参考，以便更好的开展现今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

张永新

目录

序言		vi
第一章	刘武	1
第二章	黄胜	39
第三章	隆伯	60
第四章	小坚	74
第五章	张峰	91
第六章	小华	119
第七章	阿群	149
第八章	阿富	170
第九章	林东	188
第十章	雄伍	202
后记		239



第一章 刘武

当年的指挥官 如今的副村长

约好了今天采访刘武。一大清早，笔者来到刘武的家，只见他背着一架割草机正在门前果树下割草，十足一付老农民的模样。

刘武现为泰南朱拉蓬第九公主村（也称邦浪和平村）副村长。他与和平村内其他“老农民”一样，当年头上戴的是五角红星帽，如今已换上了一顶草帽；当年肩膀上扛的是钢枪，现在也已换成了一把锄头。然而，他们又和泰南其他乡村的农民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一番独特的经历，有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我们打的是英国的雇佣军”

刘武笑呵呵地迎笔者进屋入坐，而他却不急着谈自己戎马一生的战斗生涯。不待笔者发问，他先开宗明义、一板一眼地说了以下一番话：

“前军警讲我们杀了很多马来警察和马来军人，这个事情我想讲一下：他们这样讲，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是为了马来亚的独立而战，为什么一些军警要当英国人的雇佣兵？而且进山来打我们？这些被我们打到的人，自五零年以后，全部是进山来找我们

打，所以我们打这样的雇佣军不能够和杀死马来人相提并论，这是不同的概念。你因为是雇佣军，是英殖民者的走狗，英殖民者的帮凶，你来进攻我们是帮英国人镇压马来亚人民，所以他们说的这一点不符合事实，不能够成立。”

“这场抗英战争，我们应该说，这不是一个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种族矛盾的问题，而是英国殖民者和马来亚人民的矛盾。”

“是不是我们从哪一个角度能够在公开报上发表一点我们的看法？”

以上开门见山所谈及的，显然是刘武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笔者对以上谈话能否发表也没有把握，只好回答他说：“试试看吧，我们是可以把它写下去的。”

曾酝酿第二次和平谈判 刘武亲历谈判准备工作

接下去，刘武又主动谈起华玲谈判破裂的问题。这和一般受访者的一问一答，被动式接受采访也不相同，显见他心里有话要说——

刘武说，第一次华玲谈判破裂，本来是酝酿着举行第二次谈判的。那时马来亚还没有独立。东姑阿都拉曼曾向陈平保证说，他去伦敦和英国人谈判过后，还会有第二次与马共和谈。我们相信了他的保证，还安排了谈判地点等等事项。但是，阿都拉曼从英国回来后并不遵守跟我们党许下的诺言。他的谈判先决条件就是要我们投降。你要我们投降，我们哪里可以接受？所以酝酿中的一九五八年第二次谈判胎死腹中。

当时是一九五七年，刘武曾与一个当地的州委级干部阿范，接到任务准备安排第二次和平谈判，地点都选好了，就设定在吉打北部的甲子山。

笔者未曾听过第二次谈判准备工作的详情，饶有兴味地听刘武继续说下去——

因为那一带刘武很熟悉，他们根据陈田和领导上的意见，去找

地点。甲子山是个矿场，山上有个小城市，有一条公路从山脚直接进去。他们去到后，地方也看了，也选了路口，在哪里谈判，在哪里接头，什么都安排了。

昔罗有一条大山垄通向马境，甲子山就在这条垄边。谈判代表可以从八支出发，那里森林连成一片，很容易撤回来……“但结果谈不成。阿都拉曼的先决条件是要我们投降，所以陈平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不会投降，我们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结果就不能谈判哪，就这样一直坚持打了四十一年。”

对华玲和谈破裂的后续，酝酿中的第二次谈判，刘武可作一个很好的见证。

抗日烽火

南太平洋上，海啸在沸腾，
法西斯强盗，带来战争，
从北马边境，到南马之端，
到处染遍鲜红的血迹。

在刺刀之下，在贫困之中，
反侵略火焰，正在燃烧，
广阔的城市，偏僻的乡村，
到处喊起复仇的吼声。

团结起来，马来亚人民大众，
为自由解放斗争，
武装起来，马来亚人民大众，
把日寇赶出马来亚。

这是一首抗战时期歌曲《保卫马来亚》，出自上世纪四十年代，由杨果作词，杨励作曲。歌曲的旋律激昂，富号召力。从歌词

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看出，当时的马来亚正处于日本占领时期，那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侵略者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大民众苦不堪言，被迫奋起反抗。当时仅五百多万人口的小小马来亚半岛，就有一万多人挺身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直接投入到武装抗日的行列。而刘武就是人民抗日军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父亲被日本杀害

话题回到刘武本身的经历。刘武原名叫刘记生，老家在吉打居林三巴央。在日本南侵的时候，三巴央的树胶生产完全停止了，无工作可做，刘武独自流浪到吉打华玲。年仅十岁的小刘武为什么会孤身一人去华玲呢，这里面有个凄惨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有一支抗日军部队在居林三巴央八百弄一带活动，部队的营房就设在刘武家对面山上的矮青芭中，与刘武的家仅隔一条河，刘武的父亲跟抗日军来往也相当密切。一天，一个马来人去山上装鸟发现了这支部队，后来他就带着日本兵前来进攻。

日本兵兵分两路，一路去进攻芭边一个大树胶园公司，叫做五公司，那边有一些抗日军同志在准备筹建部队；另一路就去进攻刘武家对面的部队营房。

当时抗日军部队刚刚组建起来，没有任何作战经验，他们多数只配有短枪，还有拾到的英国人撤退时留下的很多手榴弹。五公司那边碰巧一个哨兵放哨回来，日本兵跟着就上了，战斗中抗日军向敌人投出去十多二十粒手榴弹，日本兵就被打退了。

刘武家对面的营房打响后，子弹还打到刘武家这边来，香蕉树被打倒了不少。战斗过后约一个星期，日本兵就发动了大清剿，一下子就抓走了当地八十三个村民。关押了半年后，日本人放回了八十人，还有三人没有放，其中就有刘武的父亲。

笔者问道：“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放？”

刘武答道：“他们认为他是共产党，或者是抗日军的人。我的父亲就被处决了。”“这半年，他们被从居林载到吉打，从吉打又载去北海，从北海又载回来，最后就在吉打处决。处决是用电刑，电刑了以后，其他八十个人才放回来。”当年日本侵略军杀死一个人是不必任何证据，不必经法庭审讯的，如同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

刘武的父亲遇害时年龄大约四十多岁而已。那八十个难友放回来的时候，是用火炭车载回来的，因日本占领后汽油紧缺，就用火炭来做燃料。那晚约九点多钟，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名叫罗翔（孩子们称他为罗叔）的，就来找刘武，一找到就跟他讲，他父亲死刑之前三天得到通知，在最后那三天里，他父亲一直在喊口号，喊“打倒日本法西斯”，等等，在他上电刑的时候，他还在对难友们作着最后的喊话：“难友们，兄弟们……你们，要活着回去……”刘武说到此时，悲愤的心情使他难以继续，稍事停顿后他续说：“叫他好好长大成人，为死难的同胞和他父亲报仇。”讲到此时，刘武的声音哽噎了。六十年前那撕心裂肺的往事，再一次让他心如刀割。

一心为父报仇 有志不在年高

当邻家十岁的小男孩，还在跟弟弟打架、争玩具的时候；十岁的小刘武，却怀着一颗为父报仇的决心，不怕山高路远，独自步行四、五十里山路，去华玲找抗日军。

父亲的突然去世，无异于晴天霹雳，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在顷刻间倒塌。过了一段时间，在生活的压力下，母亲被迫改嫁，哥哥和妹妹也跟着母亲走了。而十岁的刘武却在心里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深深埋下了一颗火种：要报仇，要去找抗日军。

那时三巴央的抗日军被打散了，到哪儿去找抗日军呢？小刘武处处留心着有关抗日军的消息。当他听说吉打华玲有抗日军时，就默默准备好了一套衣服和一条蚊帐，决心去华玲找抗日军。

一天清早，刘武独自一人从三巴央上路，朝华玲方向前进，但无论怎样加快脚步都无法赶到，直到天暗的时候，才跑了一半路，

来到一个叫瓜拉哥地的地方。当他来到一个大养牛场时，天已经完全暗了，迎面一个印度妇女见到他，便奇怪地问：“孩子，你要去哪里？”刘武说：“我要去华玲。”那妇女说：“喔，去华玲？不可以……这边去还有二十英里，不可以去的。”好心的妇女就收留刘武跟她的儿子一起过了一夜，还拿了用鸭脚粟磨成的粉煎糕给刘武吃。第二天，又包了两块鸭脚粟煎糕给他带着上路。

次日，刘武又走了一整天，终于来到了华玲日落旺路口。来到华玲后，仍旧没有找到抗日军，但遇到一个名叫郑康的人，认识他的父亲。茫然之际，他只好先在郑康那边住宿，帮他做工。

笔者问道：“那个时候你多少岁？”

刘武答：“我33年出世，那个时候是43年，刚刚10岁。”

笔者：“你跑那段路，到华玲总共是多远？”

刘武说：“跑四十二条碑。”

“你不会怕？”

“那时不会。”

“什么都没有带，就是一条蚊帐？”

刘武说：“就是一个蚊帐和一套衣服，什么都没有。”

笔者又问：“也不懂得找不找得到，一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

刘武答道：“没有想过这些，就是有一个目标，我要去就是啦，去找抗日军！”

刘武的回答没有豪言壮语，但是很有志气。

上部队经过

来到华玲后，刘武一边帮郑康家做工，一边留意着有关抗日军的事情。听说抗日军在某某人家里秘密开会，他就偷偷跑去要求参加，但是不被吸收，因为他们认为他太小，怕他受不了苦。还被警告说：“你出去以后千祈（千万）不好讲啊，要杀头的喔！”但是刘武

不甘愿，他说：“我都决心要上嘛，你不给我上，我还是要上！”

一天傍晚，下着毛毛雨，刘武发现抗日军的女干部庄建英（阿和的前妻，阿和后来为中央委员）在附近活动，于是就稍稍跟在她的后面一直跟着去。只见她在农村中走着走着，钻进一片矮青芭里面，再越过一条大树桐后，便闪进矮青芭内的几间茅草屋里。刘武不敢直接跟进屋子去，在树桐上站了很久，才敢跳下地去，一跳下地，发出“扑”地一声响，被里面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老炊事员发现了，他轻声喊道：“哎，一个小孩子哦！”庄建英走了出来，一看到刘武，便问他说：“喂，为什么你走来这边？”刘武说：“我都跟你讲我要上部队，要打日本的嘛！”见他如此执着，庄建英没有办法，只好收下了他。

参加抗日军 当上通信员

刘武上了队。帮老炊事员煮了一、两天的饭，第三天，便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踏脚车去华玲送信：“你就跟着那个红豆佬，明天去华玲。”从农村出到甘榜阿浪街上，踏脚车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再从六十六碑来到华玲街上，也是几十英里。刘武个子矮小，踏着一辆二十四寸的脚车，还坐不上车包，要把屁股歪在一边站着来踏脚车。

刘武从此便忙碌起来，天天从甘榜阿浪出发，踏脚车去华玲，到达时大概是十一点多。去到华玲街上，什么也不必讲，什么都不必交，只须把脚车推到指定的地点，碰到××人，说声：“我来了。”就可以走开了。来到旁边的咖啡店，店主也会拿出咖啡，拿一个木薯包给他吃，吃完了，推着脚车就可以回了。

刘武说，通常去的时候都是载一把或两把青菜，回的时候就是黄豆或是什么之类，他们都放好给你的，也不必去过问，什么都不必的，与那些人也没有交谈什么。

“我父亲被杀，这次轮到我了！”

刘武当通信员后工作还算顺利，没出过什么事，就这样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这天，有一个日本兵特别奇怪，不知何故地突然就把刘武带来的菜打开来看。整扎的菜一被割开来，赫然发现里面有一包宣传品，于是，刘武就被抓了起来。

早上十一点多被抓，立即被送到宪兵部去关了起来。刘武心中暗想：“糟糕，这次一定死定了的，我父亲被杀，现在轮到我了。”想来想去又很不甘愿，他便四处东张西望，发现自己住的是个楼顶，那楼很高，不能够跳；一个哨兵就在楼梯口放哨，拿着一枝枪，上着一把刺刀，要逃跑也很难。当晚八点多和那日本宪兵一起吃饭，夜里就睡在楼顶上。那个晚上他简直无法入睡，心里不停地东想西想，迷迷糊糊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八月十六日早上九点多，一个讲福建话的人（估计是个特务）来传话，出乎意料地对他说：“你可以回啰！”还把脚车还给他，把宣传品也还给他。还莫名其妙地交待说，你要把“抗日同盟会”的标头割掉才可以去贴，不然你不好去贴……咦，这话什么意思？

刘武说：“我踏上脚车一出宪兵部，就发现，哎呀，为什么今天的世界变掉了？昨天还没有这样啊。今天那些中国旗，青天白日旗、斧头镰刀旗，整个市场都是了，到底怎么回事？”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到甘榜阿浪才知道，日本投降了，世界真的变了。

一夜之间，山河色变。在人民热烈欢庆日本投降的这一刻，对刘武来说，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他的命运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面临死刑的日军阶下囚变为一名备受赞誉的抗日军战士。

参加抗战胜利游行

刘武回部队后，部队发给他一支卡宾枪。不久后，抗日军下山了。虽说他拿到枪已然太迟，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打日本鬼子了，然而，他作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第一中队特别小队的队

员，却光荣地参加了抗战胜利游行。受访中，刘武拿出一张抗日军胜利下山的几百人合照，这中间也有他一份。

他说，游行是一个一个地方分别进行的，双溪大年部队就在双溪大年游行，华玲部队分头在几个地方游行，其中在居林游行的就是华玲的部队。刘武所属的第一中队，住在双溪大年。第二中队住在居林，第二中队的中队长名叫文训（林一叶），现住在广州，已经八十多岁。

刘武还说，虽然当年他年纪小，但很多事情他都记得。八九年和平后他还写信去广州给文训，“我问文训说：‘从你的回忆中，我们当年两个中队（两百多三百人），现在存下来的人还有多少个？’文训回答说：‘还有八个。’我们这边（马来西亚和泰国）有我、阿元（黄洛）、阿和（陈凯）、阿焰（伍瑞蔼）、白丝木，广州那边有文训、建英、陈春梅，他回信给我时（1989年）是八个人，现在（2008年）阿和、建英、阿焰、白丝木、陈春梅、阿元等人都已先后去世。”

抗日军红小鬼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六十多年了。当年当过抗日军的马共成员，年龄都已在八十岁以上了。但刘武是个例外，他今年才七十三岁，他是参加过抗日军的马共成员中年纪最轻的一位。一进到部队时由于年纪最小，个子最小，大家就亲切地叫他“小红”或叫他“红小鬼”。

当问及抗日军的制服时，刘武说，那时的抗日军、武工队都是穿便装，接近抗战胜利时盟军飞机来空投了一批军装。但是，“帽子我们不要它的，它全部都是‘咸煎饼’帽（无帽檐的圆帽），大家都不要。因为和中央脱节，没有帽子的样版，我们八独的帽就做成八角帽。日本投降了，阿和和张云从高乌路去找五独，找中央，碰到五独的同志后，拿回一个帽来做样，赶夜工车五角帽，这样才统一起来。”